

汲古阁刻经考略^{*}

毛文鳌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 上海 200241)

文 摘 汲古阁毛氏系明清之际显赫的藏书家、出版家,且缱绻释教,尝慨然助刊《径山藏》,惜乎此段史实湮没不彰,以致影响准确考量其刻书及版本价值。鉴于此,本稿以《径山藏》为中心考察毛晋或以捐资,或任校雠,或独力诸方式所刻之佛经,而重新判定汲古阁之出版史地位。

关键词 毛晋 汲古阁 《径山藏》

A Study on JiJuGe's Publishing Buddhist Literature

Mao Wen'ao

(Institute of Ancient Book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200241)

Abstract Besides being a famous book-collector and book-publisher, Mao Jin also devoted to print some Buddhist Scriptures of Jingshan in Ming Dynasty. Unfortunately, what he did is ignored. In order to appraise Mao Jin and JiJuGe fairly, in this study, we reveals the evidence.

Key words Mao Jin, JiJuGe, Buddhist Scriptures of Jingshan

毛晋乃明末清初著名藏书家、出版家,其藏刻书良赖戚属、师友襄助,而就中僧友居功诚非浅鲜。据笔者统计,汲古阁统共剞劂《径山藏》^{〔1〕}零种等佛典二百余种,内容涵盖经、律、论三部;毛晋或出资,或校对,或独刊,不拘一格。但文献学界历来轻忽于此,实属不该,故有探究之必要。然欲明毛氏刻经端详,则必先晓其释家情愫及与僧侣交游诸关节眉目。

(一)

毛晋笃奉佛教,堪称虔诚之浮屠。毛晋(1599-1659),原名凤苞,字子九,后易名晋,字子晋,别号、室名夥够,其中室名曰“笥素居”、曰“曹溪一滴庵(又名一滴庵)”、曰“双莲阁”、曰“华严阁”者,或为毛晋焚修处,或为释友校书处,或为毛氏刊经作坊,而“在在处处有神物护持”为汲古阁藏书图记,“笥素居士”乃毛晋自号也,则毛氏何等佞佛不难想见也。毛晋崇信三宝,对于僧侣慷慨施济,对于佛藏刊刻亦热心资助,以是方外人士渐成汲古阁座上常客。据笔者考察,毛

氏僧友不少于三十一人。(参见拙文《毛晋与僧侣交游及刻经考》,收入《海峡两岸文史哲研究生论文集》)毛褒等撰《先府君行状》云:“(府君)交游遍四海,淄素高人在门者,日常数十人。”毛晋友孙朝让诗云:“缥囊玉轴互陈列,高僧词客时盈堂。”为招徕、延聘儒、释、道三家名流共事丹铅,毛晋分别构筑汲古阁、双莲阁、又一阁,清钱泳《履园丛话·梦幻》曰:“汲古阁在七星桥载德堂后,以延文士;又有双莲阁在问鱼庄,以延淄流;又一阁在曹溪口,以延道流。”又据清江熙《扫轨闲谈》曰:“(汲古阁)四围有绿君、二如等亭,招延天下名士校书其中,风流文雅,江左首推焉……许吟亭云:‘毛氏有三阁:汲古阁在载德堂西,以延文士;其双莲阁在问鱼庄,以延淄流;一失名,俗呼关王阁,以延道流者。今俱废。又有一滴庵,为潜在父子焚修处。’”据此,“又一阁”又名“关王阁”,“一滴庵”又名“曹溪一滴庵”,绿君亭、二如亭等环抱汲古阁,洵为理想之校书场所。毛晋藏书翘首江南,其中

* 本文获得“华东师大 2008级优秀博士论文基金”支持。(项目编号:2008006)

〔1〕《径山藏》全称《嘉兴大藏经》,亦名《径山藏》,始于万历十七年(1589),由释密藏、释道开发愿,开雕于五台山妙德庵。后来因该地交通不便,气候奇寒,移至浙江余杭县径山兴圣万寿禅寺与化城寺续刊。当时承办该藏发行事宜者为浙江嘉兴之楞严寺,所以又称《径山藏》,或《楞严寺藏》。全藏大抵雕造于万历年间,因此又称《万历藏》于清康熙十六年(1667)刻竣。

佛经亦居一席,“(汲古阁)其制上下三楹,始于子迄于亥,分十二架,中藏四库及释道两藏,皆南北宋内府所遗,纸理缜滑,墨光腾刺;又有金元人本,多好事家所未见。”徐珂《清稗类钞·鉴赏》亦曰:“其制上下三楹,自子迄亥,分十二架,中藏四库书及释、道两藏。”毛晋友严枏祝其六十寿诞诗云:“岂徒坟索相辉煌,三藏五教皆编类。”不过,毛晋非徒以坐拥梵筴而自足,而是勤于校讎纠谬。孙朝让诗云:“汲古之阁绝世无,充栋插架余缥缈。金石石鼓萃灵异,琅函梵筴争辉煌。目诵手讎矻无暇,虫鱼笺注何精详。四库收罗无缺逸,百城高拥非夸张。”严勋诗云:“坐卧一阁中,忘疲勤校读。”为了便利刊刻佛藏,毛晋甚至专门建有刻经坊,如华严阁。至此,毛晋刻经之渊源、意愿与夫实力明了。

(二)

毛晋刻经,就其内容而言,应该包含以下三种情形:其一,毛晋至早约于崇祯十三年始刊佛经。钱大成《毛子晋年谱稿》“崇祯十三年庚辰(一六四〇)四十二岁”条述之甚悉,今节录如次:

四月八日,先生至吴门华山寺,……出山,独有僧,缘绀泉鸟道而上。前异经|麓,状貌缀饰迥别吴装;目睹而异焉。弹指间,直至座下,擎|锦函,长跪而请曰:“弟子从云南悉檀寺而来,奉丽江土司木增之命也。木公从鸡足山叶榆崇圣寺观《大方广佛华严经忏法四十二章响》相传|行依经录者。兵燹之余,普瑞藏诸寺中,自唐迄今,未入藏。故特此发愿刊布,敬授执事。度岭涉江,就正法眼。”言毕,随出兼金异香为供,作礼而退。读彻合掌谓先生曰:“……寿梓以传,非子而谁。”先生欣然应诺。即于本年鸠工庀材,经始其事。

按,钱谦益尝谓毛晋“经史既竣,则有事于佛藏。……盖世之好学者有矣,其于内外之典,世出世间之法,兼营并力,如饥渴之求饮食,殆未有如子晋者矣。”据此,钱说当误,考毛晋既刻《华严经》之后,尚续刻《南史》《史记》《尔雅》等经史,非“经史既竣”云云者。其二,毛晋付诸梨枣之佛经,除《径山藏》零册外,尚有十数种之多。其要者如汉释安世高译《本相狗致经》,晋释竺法护译《尊上经》,竺昙无兰译《寂志果经》,姚秦释鸠摩罗什译《禅法要解经》,刘宋释沮渠京声译《末罗王经》与《摩达国王经》,梁释僧佑撰《出三藏记集》,陈释真谛译《涅槃经本有今无偈论》和《遗教经论》,北魏释菩提流支译《百子论》,唐释义净译《佛为海龙王说法印经》,

宋释法天译《外道向圣大乘无我义经》,明释明河撰《续补高僧传》,牧云撰《懒斋别集》和《病游草》等,而明河、牧云则为毛晋挚友。

其三,毛晋何时夤缘参刻《径山藏》,至为关键,不可不明。《径山藏》万历十七年开雕于五台山,逾四年,卷帙数百,然苦于冰雪,遂南迁刻场于径山寂照寺。至此,毛晋方有与刻经主事者相接之可能。我们以为,毛晋模勒佛典,乃受众多亲朋师友,如缪希雍、瞿汝稷、释道开、钱谦益、萧士玮等之感召、推助,姑容详言之。缪希雍(?-1627)字仲淳,常熟人。缪氏精于医道,乐善好义,倾心佛陀。毛晋《野外诗·舟中读〈本草经疏〉》题下注曰:“缪仲醇先生授余梓行海内二十余年矣。”钱大成《毛晋年谱稿》“天启五年乙丑(一六二五)二十七岁”条记载:“是年三月,舅祖缪希雍以所撰《本草经疏》授先生,……六月遂付梓人。”若合符节,当为实录之笔,则毛晋与缪氏交厚可证。瞿汝稷字元立,常熟人,生卒年不详。官至长芦都转运使,加太仆少卿,有《罔御集》。毛晋与瞿氏因乡谊而过从,瞿氏尝慨然赐序毛所撰《野外诗》。台湾佛学研究所范佳玲博士论文《紫柏大师生平及其思想研究》附录三《〈嘉兴大藏经刻经年表〉补正》记载,常熟耆旧瞿汝稷于万历十七年作《刻藏缘起》,缪希雍于万历二十九年撰《念云勤上人接管寂照刻场缘起实纪》。是以,缪氏、瞿氏皆力倡镌刻大藏经。毛晋朝夕相随,必受浸濡沾溉,遂萌意刊藏。密藏道开者,紫柏大师高弟也,于资帑之筹集,刻场之勘择,例规之订定无不亲躬其役。职是之故,道开获“藏主”之称。毛晋尝亲聆道开教席,其《和古人诗》赠诗题注曰:“道开法师应武塘相国衍门禅伯之请,敷讲嘉善之大胜寺。余于腊月廿五放舟葑江送之,和陶与殷晋安别韵,兼柬衍门。”考之,诗作于崇祯十四年,即汲古阁正式镌雕《径山藏》之前一年,我们虽不必说毛、道此晤必有刻经之约,然与之关联密切,则无可疑也。前揭之钱谦益乃毛晋业师,萧士玮则系密友。钱谦益与憨山大师交契,而后者则是道开顾问,于法理、刻藏、复寺诸端多所谕示。钱氏尝捐刻姚广孝《道余录》一卷,后纂编之《紫柏尊者别集》《梦游全集》及《宋文宪公护法录》多由毛氏汲古阁刻入《径山藏》。萧士玮(1635-1711)字伯玉,别号三羲,泰和人。钱谦益《祭萧奉常伯玉文》曰:“昔在公车,秋卷流传,我为题目”,则钱牧斋乃萧伯玉座师明矣。萧氏《毛母戈孺人墓志铭》曰:“凤苞(按,毛晋字)以状来请,……余尝数游虞山,固稔”云云,则萧、毛交情非浅。而萧氏“妙契佛口,精通祖心”,富而好施,尝资助汲古阁刻

经达百余种, 详后。故此, 汲古阁参刻《径山藏》良有以矣。

(三)

汲古阁当日写刻《径山藏》详情已难周知, 今据史料略予窥探。检民国北京刻经处《径山藏目录》可知, 毛晋崇祯十五年(1642)仲夏始刻大藏, 其时毛晋多任校对之役。自崇祯十五年(1642)开雕迄顺治六年(1667)刻竟, 汲古阁共捐资或校刻《径山藏》22函 198部, 是藏版式划一, 即“刻众各刻自姓名于心缝下左边, 刻本叶字数于心缝下右边”, 卷末附牌记, 载明施主、雠校、手民、刻工名姓, 以及刻板年月、刻场等, 以便稽考。据此, 我们检得《径山藏》中毛晋捐资者为 12函 62部, 校对者为 22函 104部。其他出资者按领取函部数量, 依次为萧士玮 10函 49部、杨仁愿 9函 22部、萧祚胤 1函 10部、张玮 2函 5部、郭承昊 2函 2部、供资 1函 1部者有范景文、李伦、詹兆恒与木增以及杨彝同室吴氏、毛凤苞与贺氏及毛晋子裔毛褰、毛表、毛宸, 但毛褰领 2部; 领经者庶几悉为普罗信众, 而毛氏一门出力最勤最巨。民国扬州刻经院《刻藏缘起·凡例》曰: “是刻以南北宋元四藏始对其文, 次校其义, 次抽对, 次覆校, 又次则出众见裁夺, 乃书样。又对, 乃就梓。梓已, 复加校对。”可谓谨严慎肃。考汲古阁校对诸人, 可知, 毛晋与僧道源^[2]合校 80部, 道源与戈汕^[3]合校 47部, 毛氏独校 29部, 毛晋与郁慈明合校 10部, 毛晋与孙房共校 1部, 杨仁愿 1部, 毛晋、郁慈明及戈汕合校 2部, 毛晋与殷时衡共校 2部。毛宸《影宋精抄本五经文字九经字样》跋云: “吾家当日有印书作, 聚印匠二十人刷印经籍。”而汲古阁刻工则向罕言之矣, 今依牌记, 约有句容潘守诚刻 82部、长洲李如科 44部、溧水杨可浚 24部、江宁徐应鹏 5部、濮承烈 3部、江宁范应时 2部、溧水李焕 2部, 其中潘守诚、李如科合刻 17部, 李如科、濮承烈合刻 1部。刻工籍贯以苏南为主, 工价每百字三分五厘左右。常熟推官雷起剑尝赠汲古阁诗云: “行野渔樵皆谢赈, 入门僮仆尽抄书。”同依牌记, 约有江宁黄铭书 51部、上元罗章 19部、上元王某 18部、长洲徐大任 15部、上元元起龙 12部、上元陈兆熊 12部、上元于

从龙 9部、吴县章流 8部、中山魏邦泰 1部、黄某某 1部等等。需加留意, 汲古阁所刊《径山藏》零册字体扁方丰满, 略似于《十三经》、《十七史》, 而迥异于早期“绿君亭”刻本。

另据牌记, 汲古阁刻藏集中于壬午夏秋冬、癸未秋冬、辛巳、甲申春秋冬、庚子、丙寅孟冬诸年月。顺治十四年钱谦益序毛晋《以介编》曰: “日吾友萧伯玉、范质公议藏大藏方册, 子晋誓愿荷担续佛慧命, 皮纸骨笔, 不惶恤也。余晚教诲, 思以萤光燭火照四舍而镜三宗, 子晋独踊跃印赞以为希有, 然则子晋之志愿固在乎。”考范景文(质公)仅于壬午仲夏捐刻《僧伽吒经》, 而由道源、毛晋校对, 则盖崇祯中时事也。顺治四年, 吴伟业取道隐湖, 作《汲古阁歌》, 序云: “丁亥季秋, 因访枫林, 扁舟过子晋斋头。”“时刻佛藏将竟, 全史已及《新唐书》矣。”经考, 汲古阁雕造《径山藏》藏事于顺治六年, 则吴氏之言所差不远。钱谦益《有学集·致憨大师曹溪塔院主持者诸上座》云: “大师《梦游集》径山藏函但是法语一种, 其他书记, 序传之文, 发明大法者, 有其目无其书。闻大师遗稿藏贮曹溪, 卷帙甚富, 今特为请启, 倒囊相付。当订其传讹, 削其繁芜, 使斯世得窥全璧。”毛晋旋闻风响应, 《径山藏目录》标示汲古阁庚子刻竣《梦游全集》, 庚子岁乃顺治十七年, 然毛晋前已仙逝, 颇令人生疑。考钱氏《憨山大师梦游全集序》曰: “毛子晋请独任镂板, 以伸私淑之愿。子晋歿, 三子褰、表、宸聿追先志, 遂告成事。”则此册乃毛氏两代合力方毕功。钱氏《牧斋尺牘》致毛表信札三通, 其一云: “《梦游集》诸刻一一领到, 因少迟未及寄岭南司理, 且待后邮。唯集中为缮书人多写物别字, 读者颇为不便, 必须发令改正, 以便流通。”盖《梦游集》因书写不合曾未获收用, 以致迁延有日耳。

而据郑德懋《汲古阁校刻书目》及其《补遗》, 汲古阁刻书总数约 602种、110879页版片(不含本篇述及数十种佛经), 姚名达《〈大藏〉刊版所知表》举《径山藏》共 1654部、6956卷。可见, 汲古阁经板理应占有一席, 但不知何故, 竟乏人道及。汲古阁承刻诸经兼具佛教与文献双重价值, 前掲之《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编礼忏仪》“自唐迄今(下转第 75 页)

[2] 释道源, 字石林, 娄江许氏子, 游栖虞山。道源“仪貌清古, 不招徒众, 专禅讲, 博极经史。”毛晋与道源情同手足, 屡有结社、交游之举, 道源参校汲古阁刻经最力; 迨及顺治五年, 毛晋于常熟先墓水东结矮屋数椽, 颜曰“小西林”, 延引释道源休老。

[3] 戈汕, 字庄乐, 号岩庵, 常熟画家。毛褰等撰《先府君行实》曰: “外家戈氏, 舅庄乐君名汕, 僻古好琴书, 为一时高士。府君髫岁喜读《离骚》, 慕陶靖节之为人, 与舅氏相得。”万历末, 毛晋为戈氏代刊《蝶几谱》, 并与之合刻《屈子》。天启后, 戈氏则踊跃与汲古阁刻《神农本草经疏》、《径山藏》之役。

联系的字来表示这个词的情况,在古书中还是很常见的。裘锡圭先生论之甚详,此不赘述。^[8]

“廩丘”,春秋时期已见。《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齐军袭击鲁高鱼,就曾语及廩丘。公元前502年,齐鲁还曾为夺据廩丘发生过一次争战。据《孔子家语·六本》所载,孔子见齐景公,景公请置廩丘之邑以为养,孔子辞而不受。值得注意的是,上举齐鲁两次廩丘之战时,孔子仍在世。所以,就现在所掌握的材料来看,简文内容应与孔子有关。宓子作为孔子最为器重的弟子之一,与孔子出现于同一部书简中,也是自然之事。此亦可佐证,这段简文为宓子佚文。

另外,从时间上来看,慈利竹简所出的36号墓的年代为战国中期前段,是这些古佚书成书于孟子之前。稽之《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孟子以前诸子书大略十余种:儒家有《晏子》、《曾子》、《宓子》、《景子》、《世子》;道家有《鬻子》、《文子》、《蜎子》;墨家有《墨子》。《宓子》出现于慈利竹简古佚书零简中,最为可能。又,宓子有弟子景子,著《景子》三篇,班固谓景子多记宓子语。按,《元和姓纂》载,景,半姓。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云:“战国时,景氏世为楚相。景翠、景鲤、景舍,尤其显者,后有景差能赋。”是可知,景氏乃楚之望族。慈利古属楚地,

《宓子》出现于楚国墓葬,应为景子所传。如此,则在传授传统上,印证了该简文为宓子佚文。

注释

- 1 汉·王肃注.孔子家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96-53
- 2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慈利县文物保护管理研究所.湖南慈利石板村36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90(10):37
- 3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慈利县文物保护管理研究所.湖南慈利县石板村战国墓.考古学报,1995(2):173
- 4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考古漫步.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52
- 5 张春龙.慈利楚简概述.北京大学·达慕斯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出简帛研究—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4
- 6 肖毅.慈利竹书零释.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六辑,北京:中华书局,2006:330
- 7 郭梨华.关于慈利简中的鬻子.北京大学·达慕斯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出简帛研究—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329
- 8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88

王连龙 博士,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教授。

(收稿日期:2009-03-05 编发:梁颖)

(上接第71页)

未入藏”,则是本乃毛晋首度入藏,史料价值不言而喻,而珍稀文献亦藉此化身千百。他如《憨山大师生梦游全集》、《宋文宪公护法录》、《道余录》保存丰富明清禅宗史料,可资研经、考史。质言之,汲古阁本向为出版界艳称,所刻佛典因援引名流、高僧、名书手、佳刻工及亲役而独领风骚。

参考文献

- 1 丁祖蔭.虞山丛刻.常熟:常熟丁氏刻本,民国4-8年(1915-1919)
- 2 钱大成.毛晋年谱稿.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季刊,一卷四号:9-21
- 3 毛褰等.先府君行实.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季刊,一卷四号:21-24
- 4 (明)释道开等.径山藏目录.北京:北京刻经处,民国9年(1920)
- 5 佚名.刻藏缘起.扬州:扬州藏经院,民国9年(1920)
- 6 陶湘.明毛汲古阁刻书目录.民国25年(1936)铅印本
- 7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 8 缪希雍.神农本草经疏.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

- 9 孔毅.汲古阁刻书目录补正.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硕士论文,1988
- 10 (日)三浦理一郎.毛晋交游研究——以毛晋诗文集为中心.上海: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
- 11 范佳玲.紫柏大师生平及其思想研究.台北:中华佛学研究所博士论文,2001
- 12 叶德辉.书林清话附书林余话.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 13 曹之.毛晋考.蔡焜、曹培根.常熟藏书家藏书楼研究.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107-159
- 14 潘天祯.汲古阁主人毛晋诸子生卒年试考.南京:江苏图书馆学报,2000(6):49-51
- 15 李际宁.佛经版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170-175
- 16 孔毅.汲古阁刻书人员、组织小考.图书馆杂志,1989(4):50-52
- 17 苏晓君.毛晋与汲古阁刻书考略.中国典籍与文化,2006(3):49-57

毛文鳌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2007级博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08-11-24 编发:梁颖)